

令男人反感的女人

□王先奎/文

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,并同时赋予男女两性相吸引的魅力。可如今,却有不少女人令男人反感,唯恐避之不及,使女性形象大打折扣。这些女人是:不分时间、场合拿出口红粉盒来补妆的女人;在紧身衣底下,内衣裤皱在一起的女人;穿凉鞋,小趾头挤到鞋带外面的女人;全无身体本钱,却老爱穿露背装的女人;衣着华丽,却露出严重钩丝破损的长筒袜的女人;穿着短裙蹲坐着,两腿叉开,春光外泄的女人;注意看什么,就呆呆地大张着嘴巴的女人;喜欢在薄如蝉翼的衣服内穿戴红、黑色内衣裤的女人;在窗帘换衣服,不把窗帘拉上的女人;会两句英语,看到外国人就想上前搭讪的女人;满口漂亮的客气话,却一次都不履行诺言的女人;把夫妻间房事拿出来宣扬的女人;和老公吵架,到处诉苦甚至到老公单位大吵大闹的女人;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女人;一天到晚打电话到丈夫单位查勤的女人;拿起电话就说个没完的女人;腰粗臀肥,却爱穿牛仔裤的女人;上身臃肿或松弛得呈跑马梯状却喜欢暴露肚皮肚脐的女人;满头头皮屑,指甲却修得鲜亮的女人;喜欢擦抹气味浓烈呛鼻的劣质香水的女人;端汤的时候,大拇指浸泡在汤里的女人;指甲蓄得老长,挖耳抠头以后把脏东西弹得老远的女人;穿着睡衣上街的女人;粗大肥硕,上了中巴还要人家“挪”出一座位给她的女人;不小心穿着鞋进她家,就立刻拿拖帕来擦地的女人;在美容院里一听到三缺一,就带着满头发卷冲出去的女人;看到人家打扮时髦,就报以不屑眼光的女人;喜欢跟男同事打情骂俏的女人;看电影的时候,似懂非懂,喜欢讲解的女人;才碰她一下,她就以为你要干什么的女人;喜欢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的女人;在当今时代,还喜欢穿钉打补钉内裤的女人;伪装对性完全不懂自以为是“贞洁圣女”的女人;徐娘半老,还剪娃娃头着学生装的女人;与男友一起,故作小鸟依人状的女人;穿旗袍大步流星的女人;穿长裙又穿平底鞋的女人;与男同事交谈,用火辣辣的眼神盯住对方的女人;说话粗俗不堪的女人;喜欢在公共厕所里无所不谈的女人;不避嫌,当着人面撩起衣服奶小孩的女人;大庭广众之下摆弄内衣的女人;才碰她一下,她就以为你要干什么的女人;在最敏感区挠痒痒的女人;把情书到处公开的女人;与家人一起,老爱喋喋不休的谈单位里的人和事的女人;一听见丈夫加班就发火的女人;脚特别脏的女人;喜欢将用过的沾着血迹的卫生巾乱丢乱扔的女人;嘴馋,喜欢要男同事请吃的女人;参加婚宴,与男人们同桌,连香烟也要平分两支的女人。

令女人反感的男人

□李忠明/文

掏钱永远比女伴慢,斤斤计较,尤其爱跟女人计较的小气男人;和女人吃顿饭,就转述成与他有染的长舌男人;和女人约会后,公开宣扬战绩的男人;开口闭口了解女人,自以为貌比潘安,是情圣的男人;老是暗示或吹嘘自己“那方面”很棒,爱性骚扰的男人;不勤洗澡、满身汗臭,有头皮屑,还自以为“有男人味”的男人;酗酒、赌博,有暴力倾向,打老婆的男人;胸无点墨却老是卖弄,品味低俗却自以为高尚的男人;对女人言听计从的男人;认为女人比男人地位低的男人。先调查女方家庭背景才决定追求的势利男人;在办公室拍上司马屁,回家找妻小出气的窝囊男人;每天要念好几遍得奖、升官、赚钱,一点小权力就使他眉飞色舞的男人。



回家的幸福 (毛昕 摄)

百里峡土家人

信口拈来,一唱三叹,一人领唱,众人附和。

唱到兴致时,大家免不了唱点男女喜爱的东西。这时日上正午,红红的阳光映衬着一张张声嘶力竭涨红的脸,大伙儿扯起喉咙唱到:“我爱妹的范哟,青丝一大把,梳子梳来篦子篦……两脚软兮兮,周身没得力……”正唱得兴起,杨坤禄的孙子站在屋旁喊:“吃饭了,吃饭了!”大伙儿背着茶叶,边唱边回。“太阳当了顶,树儿翻了白,梔子花儿香,花儿毁了色……”

午饭非常丰富,杨坤禄一家备办了“八大碗”、腊肉和早上打来的野兔,碗重碗、盘重盘。大伙儿一人一大碗包谷酒,一夹菜、一口酒,最后大家还争抢着吃一碗锅巴崩脆的罐儿饭。

酒足饭饱后,大伙儿用粗大的手掌一抹油腻的嘴巴,来到院坝,打起锣鼓唱起了歌。“午饭后叫我们要,他叫吃烟和喝茶。这一会儿太阳大,等会儿上坡当式掐(抓紧干活)。”另一个伙计接着唱到:“中午生活办得哈(好),老年人把成菜抓,煮的都是肉嘎嘎(全是肉),拈了一夹又一夹。瘦肉都有巴掌大,筷子当杀洋马叉,吃了酒肉和嘎嘎,招呼本钱都整滑(亏本)。”一唱一和,他们委婉地表达了老板招待周到,场面异常热闹。

“老板安排才是话,早些我就听明白,把我嘴巴都笑岔,晚上要把鸡子杀。”戏耍老板晚上要拿出更好的食品招待他们。“目的是留我们要,有钱没得凶子(地方)花。出了名的杨老大,这一方的顶呱呱。”

唱着唱着,大伙儿就唱到了男女之间的事情上来。“正月是新年,那给姐拜年,双膝跪在姐面前,(啷呀啷啷呀)走路扯活闪(闪电)。那给姐拜年哟,在姐面前啷啷哟,犹如拜新年……”另一人接着唱:“一更里,点明灯,奴要去睡,脚又冷啦席又冰啦冻奴奴身……二更里,点明灯,奴要去睡,红绿罩,花枕头,没见情人……我在他家,树儿翻了白,不久长,花儿毁了色……”

该上坡干活了。“锣鼓一敲把式架(开工),老板请我来摘茶,午饭吃了多一下,莫在屋里紧倒踏(久玩)。”大伙儿又背着竹筐上坡采茶去了。

下午,兵分两路,一部分人继续采茶,一部分人上山砍柴,为炒茶准备柴禾。砍柴的腰别弯刀,来到密林深处,边唱边砍。“情哥吹柴进山林,情妹在后随身跟;情哥交了桃花运……嘿也……”“太阳落土四山里,对面情妹留我歇;床又细(小)来铺又窄,情妹睡得我睡得。情妹当一桃树,过路上下有人摇;虽然是树毛桃子,逗成多少艳儿毛(一雄性鸟类)。”

在愉悦的山歌对唱中,不知不觉日落西山,帮忙的都陆续回家了。杨坤禄领着一家人做起茶来。揉搓着一张张茶芽儿,老人非常兴奋,讲起了这里茶叶的故事:“相传汉朝大将樊哙路过此处,将士们渴得要命,就在路边农户家找水喝。农户煮了一大锅茶水,用一大黄桶盛着,摆放在院坝中。士兵们说太香了!大家蜂拥而至,抢着喝茶。一拥挤,两个士兵撞到了刀戟上,把耳朵给划掉了。从此以后,人们便把这里的茶叫‘落耳茶’。”

夜幕降临,一弯新月升上树梢。晚饭后,借着朦胧的月光和昏暗的煤油灯,一家人揉着茶,两个孙子紧紧偎在爷爷身边,睁大眼睛聆听着杨坤禄天南地北的神侃,渐渐进入了梦乡……

杨坤禄的一天



儿媳站在吊脚楼上边唱歌边干活

有几天没沾酒了,心里痒得慌);老婆和媳妇在家照顾孩子、做午饭……安排完毕,大家各忙各的事。老伴忙着喂猪、喂鸡……儿媳把孙子身上的脏衣服换下来,穿上了土家人的节头衣服——土家人讲究穿戴整洁,特别是今天请人来摘茶,不能让孩子脏兮兮地出现在客人面前。那样,别人会说媳妇不能干,会遭人白眼——儿子杨大州站在屋前的一个大石包上,面对着河对面,扯起喉咙喊着:“生万(杨大州的表哥)!喊几个人过来给我家摘茶哟!”“要得!”土家人义气耿直、互帮互助,谁家有事,不计报酬,只要喊到,一定答应。

不多久,请来摘茶的人陆续来了。杨坤禄领着大伙来到茶园,兴致勃勃地摘起茶来。土家人有边劳动边唱歌的习惯,大伙一到地里就是歌声一片。

“腊月三十天哩,手拿黄历看哩,选个那个日子吨上茶山,腊月那个采茶嘛下大凌呢……刘东姐……王强哩个为母嘛,牡丹花……卧寒冰呢,倒采茶……”“冬月那个采茶嘛冬月冬,刘东姐……秦琼那个打马嘛,牡丹花,过山东哩,倒采茶……那在那个山东嘛当好汉……刘东姐……妻在哩个家中嘛,牡丹花……一场空哩,倒采茶……”歌词内容广泛,有生活趣事、名人轶事、历史典故……

童年的小山村

□杨红(达州市)

记忆中的小山村,童年里的傍晚。院子里又不知是谁点燃了一大把艾蒿,那是农村专用来驱蚊的。每天夜幕来临,我总能够闻到这熟悉的让我内心阵阵安宁和惬意的烧艾蒿的清香。伴随着缭绕在农家瓦房屋顶上那淡淡的炊烟,那种味道直至现在都还让我留恋。

外婆在吆喝着她那些鸡鸭回圈了。一群鸡崽在那只肥胖而从容的母鸡妈妈身后欢快地跳跃着,它们是:从附近的草丛刺窝里觅食归来的;几只鸭子在大白鹅的带领下,摇摇摆摆地迈着稳重的步伐走进小

院子里,它们也是听见了主人的召唤才归来的吧。大头蜻蜓在暮色中低矮地飞行,似乎一伸手就能够将它们擒在手中。小黄猫在院子里打着滚,挥舞着它那可爱的小前爪,扑打着时不时从它眼前飞过的昆虫。小时候,我总把它看作是这小院子里的精灵。很多个清晨和夜晚,它或是在屋顶或是在木楼梯上出现,诡异的眼神仿佛无人能猜懂。而那些忠诚的花斑狗此时安静地卧在石磨旁,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,从无怨言。

夜幕降临,黑压压一片。山村的夜真的来了,不知何时,那蟋蟀的歌声已紧锣密鼓地唱响了……

小城生活

□符纯云(宣汉县)

一个人,一个人就是一缕烟雾,总是在飘摇的路途中,不知不觉没入嘈杂的市声、嘈杂的尘土。当他的脚步,一次次给自己敲打出空泛的巨响,小县城狭小的街道,便展开巨大的空白与迷惘。一个人行走,一个人停伫,一个人用笑容与生活无声对抗,一个人与小城达成最后的妥协……其实,更多的时候,他只想收拢那么多空白的时光。而这时刚刚擦肩而过的,仅仅是第一个春天。从最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留恋,州河水也仅仅变换了两次涨潮的过程。在小城,一个人要多用时间走

父亲和他的缝纫机

□邓寿剑(达县)

我出生在大巴山一个偏僻的山村里,父亲是一个裁缝,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“小名人”,十里八乡只要一提到“邓裁缝”,无人不晓,相当于现在的明星。他可不是徒有虚名,全由他的缝纫技术硬挣来的,左邻右舍的裁缝也不少,就数我父亲的手艺顶呱呱。父亲虽只读了一个初小,可脑子灵活,能自己设计服装,人家要什么样子,就能整成什么样子,并且很合身。

父亲白天一般不穿衣服,只戴衣服。白天拿着布来裁衣服的人很多,有时由于太多,还要排队,特别是过年前的冬腊两个月,可从屋里排到院子的地坝里,简直是一条长龙,尤为壮观。为了防止有人“掐列子”,我们兄弟几个还要照看一下纪律,我的一个哥哥看纪律看得好,常得到父母的表扬,我一般只当作好玩,并不那么认真。

等裁完衣服以后,天已经黑了,只见几个大桌子堆满了裁好的布料,还有几个大箩筐里也装满了。那时父亲显得很累,母亲劝他歇一下,他却说:“歇一下,那这些衣服打得完吗?人家可要等着衣服穿呢!”于是,晚上就是父亲穿衣服的时候,母亲和几个姐姐、哥哥也要帮忙,比如钉钉子、锁眼、绞边、剪线之类的小型活。我是最小的一个,父母不叫我做,姐姐、哥哥也不说什么,当然我也做不好,免得坏事。

父亲晚上穿衣服,一般都打到凌晨两三点钟,有时到鸡叫,最忙的时候为了赶货还要打到天亮。我经常在睡梦中醒来,都能听到缝纫机“嗒嗒哒哒”的声音,不管是春夏秋冬,父亲都是这样,由于那时自己很小,还不懂得熬夜会伤害身体的。

等到第二天,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起来一看,那些布料都变成了成品货,堆了几大堆。我真佩服父亲的手脚是那么的快。由于生意红火,收入可观,虽然那时打一件衣服只有一到两块钱,可当时物价低,打一件衣服就可割一斤肉,这在当时可是比较奢侈的了,因为我们村子里还有许多连饭都吃不饱的人,别说吃肉了。

我母亲除了帮父亲在穿衣服上干些事,主要是料理家务和照顾年老多病的奶奶和我们几个

兄弟姊妹,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。这对父亲的缝纫事业起了关键性作用,所以在全村乃至全乡,我们一家都算富裕的人家。

可在我六岁那年,事情发生了转机,母亲因操劳过度不幸去世,这给我父亲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我们姐妹兄弟就像船失去了方向,家里失去了主事的管家,乱成一团糟。父亲除了会做衣服,对管理家务几乎是一窍不通。面对这样的情形,父亲心疼极了,也没有了主张,打起衣来经常走神,不是领子打歪了,就是袖子弄长了,不是扣子和扣眼对不上号,就是荷包大小不一样,更有甚者,打的裤子人家穿在身上就像盘龙似的揪着,无法让人走路。那时我依稀地记得,每天都有人找父亲的麻烦,这些现象,在我母亲健在时,是从未有过的。于是来找父亲打衣服的人一天比一天少,最后几乎没有人来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失去丈夫、经常来打衣服的中年妇女看上了父亲,那就是我后来的继母。继母也是一个能干、处事得体的人,在能力上一点不比母亲差,对我们兄弟姐妹也很好。

父亲再婚后,打起衣来又有了精神,手艺仿佛比以前更老道了,生意一天天地又回到了从前,左邻右舍看到都很羡慕,后来我考上学到外地读书,毕业后参加了工作,姐姐、哥哥们也各自参加了工作,成了家,母亲的头发变白了,皱纹变深了,眼睛也不好使了,父亲真的老了,可他还要打衣服。父亲劝他不要再打了,该休息了,可他干了一辈子的缝纫事业,怎能说丢就丢呢?这可是他的命根子呀!他时常教导我们:“干一行,就要爱一行,要有恒心,不要半途而废。”父亲的这些教诲对我的学习、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。

父亲在临死前,叫我们把缝纫机搬到他的病床前,面带微笑地用手摸着缝纫机,断断续续地对我们说:“我就全靠这家伙把你们养大,供你们上学,我的任务完成了,它的任务也完成了,我去世后,把它保养好……”父亲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

按照父亲的遗愿,我们一直把那部缝纫机保存着,它记录着父亲的一生,以及我们一家的奋斗史。



书法(王宇程作)